

北投

文化

NO.2 SEP 2001 NO.2 SEP 2001 NO.2 SEP 2001 NO.2 SEP 2001 NO.1 JUN 2001 NO.2 SEP



第 2 期
2001年9月

Peitou Peitou Peitou Peitou Peitou Peitou Peitou Peitou Peitou Peitou Peitou Peitou Peitou

「關渡平原北投米」專輯

關渡平原

北投米

張義芳
北投區區長



北投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區，目前在臺北市的十二個行政區域中，我們北投區仍然是全臺北市最主要的農業生產區之一，而且北投物產豐富，各具特色，例如：本區的水稻種植面積至今仍有280多公頃，為全台北縣、市之冠；建設局及區農會每年所舉辦的「水稻文化活動」，更提供了現代的小孩瞭解傳統農耕的重要活動；除此之外，竹子湖地區美麗的海芋及山區高冷蔬菜的特殊景觀在臺北市民中也是有一定口碑的；現在大屯山區出產的桶柑更是名聞遐邇，日據時期，北投的桶柑甚至還外銷至中國大陸的大連、奉天等地。這是老一輩至今仍津津樂道的。

「飲水要思源頭，吃米要敬鋤頭」，老祖宗留下來好田底，不能任其荒蕪，北投文化雜誌關渡平原北投米專啣將「米的故事」作一系列報導，除了可以讓我們知道「北投米」的輝煌過往，當然也希望藉由本區文化團體愛鄉愛土情懷感召，在區農會輔導、農戶朋友努力下將北投的農業朝向結合自然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鄉土文化之路推廣，讓北投區的農業成為具有活力與特色的精緻產業，提供民眾體驗及親近大自然的場所。





七星水圳素描 / 潘蓬彬

感謝：
行政院社區總體營造推動暨協調委員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教育部
指導及補助出版

北投文化雜誌季刊 第2期

2001年6月30日創刊發行

2001年9月15日發行

發行所：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

立案證書：

2000年5月22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三
字第 8920405000 號核准設立

2000年6月14日台灣士林地方法院登記號數：
第498號（案號為89年度法登財字第123號）

地址：112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45號之1

電話：(02)2891-7453

傳真：(02)2896-2660

e-mail：ptcfmail@ms56.hinet.net

<http://www.ptcf.org.tw>

郵政劃撥帳號：19558705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

發行人：洪德仁

顧問：王世燁、李欽賢、林經甫、周素卿、胡應銘、施並錫、
翁徐得、陳板、陳章波、陳亮全、陳錦煌、陳德利、
陳其南、陳文豪、黃世輝、郭城孟、張義芳、楊其文、
詹春化、顏綠芬、廖嘉展、劉益昌

法律顧問：薛瑞元律師

財務顧問：賴振昌會計師

董事：林振春、邱再興、陳慧慈、游原正、蔡奮鬥、蔡育寬、
鄭明進、戴寶村

監事：陳榮祥

執行長兼社長：洪德俊

副執行長：潘蓬彬

總編輯：何裕成

編輯委員：施淑芬、洪慧華、許瑞君、陳麗如、陳世鏡、陳王時、
康紀婷、蔡麗美、詹熒熒、蔡郁敏、黃淑梅

財務：陳英惠

行政助理：詹熒熒

印刷所：伯驊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 2816-2574

歡迎上網查詢本刊內容：<http://www.ptcf.org.tw>

版權所有 文責自負

目次

「關渡平原北投米」專集序文（北投區長張義芳/封面裡）

2

北投米一世紀（何裕成）

5

坪頂的水圳開墾契約（鄭麗玲）

11

北投區土地公廟（蔡學忠）

13

田頭田尾土地公（洪慧華）

15

北投農會、米和穀倉（編輯部）

17

稻花開米穀成熟（陳壽美）

18

堅持傳統將米送到家（葉倫會）

20

爆米香（洪慧華）

22

關渡平原熱一夏（李承忠）

25

米的諺語（王俊良）

27

美學漫談-赤桐花開（潘蓬彬）

30

北投米 一世紀

何裕成
北投文化雜誌總編輯
泉源國小教師



竹子湖

日本人為什麼在竹子湖試種蓬萊米

漢人從大陸移民台灣，帶來種植作為主食的是秈稻，就是在來米。米粒細長，煮的飯吃起來較乾硬，能夠適應機械粗耕。在來米屬於印度品種，大多分佈於熱帶和亞熱帶。

日本人統治台灣以後，吃不習慣比較硬的在來米，於是想辦法從日本引進蓬萊米。蓬萊米也就是梗稻，大多生長在溫帶，耐寒，米粒短圓形，吃起來較軟而黏，只適合人力精耕。農業試驗所選擇竹子湖作為原種田有幾個理由：一、竹子湖幾乎是一個封閉的山間盆地，在此設置原種田，可以避免原種稻米與其它種的稻米雜交。二、火山噴發的熔岩流把竹子湖區隔成東湖、頂湖、下湖三個部分，可以在這裡同時試種三~四種不同的稻種，而不會互相雜交。三、竹子湖氣溫與日本九州相近，種植日本的水稻，比較快適應環境，成功率也比較高。四、竹子湖的年雨量達三千公厘，水量充沛，溪流遍佈，方便灌溉。五、火山地區的溫泉水，方便進行消毒及催芽。

竹子湖的蓬萊稻只種第一期，大約清明以後播種，農曆七、八月收成。試種的結果很成功，所以竹子湖就變成台灣蓬萊米的原種田。一般地區的稻種前三年收成多，三年之後會產生變種，所以竹子湖是稻種的供應地。

蓬萊米原種田的故事

日治時期原種田的稻穀檢驗是十分認真且嚴格，事務所人員會依米種各取五十粒稻穀放入培養皿發芽，再看發芽率是否達到百分之九十或一百，一定要符合標準才讓外地的農民拿去播種。

關於竹子湖農作的進程大致如下：每年農曆正月開始鬆土，然後割田埂上的雜草並將它壓入土中當作綠肥。農曆三月時，選用優質的米種進行撒種發芽，事務所會分配定量的種子，然後農民擔至竹子湖測候所旁的溫泉池去消毒，催芽一個禮拜，再拿回來播種。消毒、催芽的方法是將米種放入米籬，再挑至溫泉池。溫泉池事先挖好一個個四角形的水槽，米籬便放入槽中。水深維持適中，約將米種淹沒。每個米籬容量約40斤。米種需時常翻動，若不翻動則會因溫度不一致，導致發芽不均。翻動的工具有以一支酒瓶反轉過來，均勻攪動後，再將酒瓶插入米種中。曹先生告訴我們，這個方法還可同時觀測米籬內的溫度，若發現瓶中結霧有水氣，就表示溫度過高需要再次攪動，這真是一種別緻又鄉土的方法。由於溫泉池有十幾個水槽，大家都可輪流浸種催芽。然後是播種，最好在農曆約三月至三月半，至遲不超過四月，並選擇水質良好或冒出泉水的地方育苗。秧苗育好，便可進行插秧。插



由草山眺望觀音山的台北盆地

秧時使用的秧披，都是農戶自己製作。秧披是一種竹製的小盆，比臉盆稍小，但多餘的水份可漏出，把秧苗置入秧披再擔至田畝插秧。昔日竹子湖製造許多秧披，每個秧披直徑約一尺三，有些甚至賣去宜蘭、羅東等地。製秧披係選用三尺高的箭竹為材料，大約從農曆八月開始，整個冬天都在做，所以竹子湖的人不需至外地打零工。以前沒有農藥防止病蟲害，當地的除蟲法是用一根根竹管插入水田，然後向竹管中注入臭油，此法可以殺死一些浮塵子。昔日的蓬萊米原種田都要把稗子完全清除，農戶也都嚴格且仔細執行。收割後放水浸潤田畝，有些農戶亦會栽種一些蔬菜或蘿蔔。

稻穀收成後要擔到原種田事務所交貨，這時需用容量約一百斤的布袋裝好，並縫上農戶的棉布名條以利辨識。稻穀成長期中，田畝也會插上松木製成、漆上白漆的木牌，標示農戶姓名及水稻品種。

東湖、頂湖及下湖分別栽種不同品種的蓬萊稻。下湖面積最大，有四十多甲，頂湖氣候較惡劣，下湖則較溫暖，而東湖面積最小。下湖又依山溝為界，再細分為南北兩小塊，栽種不同的米種。

當時也有一些專業放牛的人，如竹子湖的曹財、三芝的楊川，將牛趕至山上放牧，俗稱寄草。當時士林、社子、北投的農戶都需將牛送至山上寄養，如今這些牧

牛的人都已過世了。日治時期在大嶺設有公營牧場，兩私營牧場就在大屯山、百六夏、後山格、冷水坑一帶，目前山上還留有昔日的牛舍。牛舍係石牆築成，它和一般民宅建築不同，牛舍的石牆厚度通常有一尺半，大間的牛舍約有四、五十坪，只設一個門，用一橫木柵將門栓住。

種蓬萊米有什麼好處

由於日本人推廣蓬萊米，蓬萊米又可以外銷日本，賺比較多錢，所以大家開始種蓬萊米，而蓬萊米也為台灣帶來了經濟利益。早先日人曾在竹子湖栽植蓬萊米原種田，一直到大東亞戰爭後，日本買不起台灣外銷的蓬萊米，因而蓬萊米事業一度廢止。

稻穀收購價格較普通稻田高。比方普通稻穀可以賣一千元，原種田的稻子可以賣到一千二。許多人家都希望種原種田，不過竹子湖並非每一區都是原種田。參加的人政府才會補助肥料，收成前，也會派人來檢查合不合格。

原種田要求比較嚴格，例如普通稻田的雜草(稗子)不用除盡；若是原種田就得一一盡除。現在大家改種花卉，沒有人種稻了。

浸種與催芽

播種前必須先浸種與催芽。浸種的地點，在有溫泉的溪溝。竹子湖農民浸種的地點在小油坑下方的溪溝，和竹子湖氣象站與陽明書屋間的消毒場。泉源里的頂湖農民則把稻種挑到二公里外的溪頭(今中山樓附近)去浸。八仙里(今關渡平原)農民則是挑到地熱谷下方的溪溝浸種催芽。

農民把稻種挑到有溫泉的溪流，先在溪床挖掘夠大的坑洞，將麻袋或竹籬放在溫水中浸泡，上面以芒草覆蓋，經2-3天就可播種。經過溫泉消毒的稻種，不必水洗就可以直接灑到苗床播種，出芽率可達八成。

頂湖的稻米種植，年可兩種，在改種蓬萊稻之前，都是種在來稻或紅米。後來推廣蓬萊稻後，若氣候正常，兩期稻作均為蓬萊稻。若冬天來得早，則改種在來稻。蓬萊稻需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天方可收成，在來稻只需九十天，且較不懼寒。兩者產量相近，但價格相差甚多，同樣各一百斤的米，蓬萊米比在來米貴二十元。當地農民常常賣掉蓬萊米，再購買在來米回家食用，餘錢則用來買菜。



水牛群（1931）

當時蓬萊米種要到竹子湖農家購買，再擔幾十分鐘便可回到頂湖。米種亦可自行繁殖，但若擔心品種不夠精純，可以去竹子湖購買。由於竹子湖氣候與日本鹿兒島相似，所以日本人取九州稻種來此繁殖成功後，竹子湖遂成為原種田的所在。

頂湖、湖底的農民在育苗時先將米種裝在直徑約兩尺，可裝七、八十斤的米籬內，一人可挑兩籬，約一百五十斤，至大坑溪邊一處名為溪頭仔的溫泉源頭浸泡。米籬浸入河岸邊的凹穴，利用溫泉熱度幫助催芽，約四天後提起，待水瀝乾後，再擔回堆肥間或牛欄，這時將糞堆挖開一穴放入米籬，上面再用數斤的稻草蓋覆，利用糞堆與稻草的保溫效果進行催芽。若無堆肥間的農家則在牆角置放稻草堆，並以水澆濕，再於稻草堆中清出一穴，放入米

籬進行催芽。

種子發芽後，再選一處有溫泉水源、多日照且避風的地方灑種育苗。一般而言，溫泉上游水量豐富且溫暖，有利秧苗生長，溫泉下游水溫略冷，不利生長。若無法找到避風處則以圍籬擋風。秧苗成長後，再成束掘起，捆成一把，然後用水洗去根土，進行插秧。

插秧後，再過一段時間的生長，呈現綠油油的稻田。這時，北投、士林等地的米販會來評估農民生產情形，經過一番的洽談，付給農民一些訂金，約定農民需提供多少稻米。待收割打穀完，交貨時再付款，這種方式叫做「賣穀青」，這是米販與農戶之間賭運氣的行為。陳先生感嘆地說，聰明的米販通常少估多得而賺錢，農戶因自身判斷能力較差故常常受剝削。遇颱風稻作受損時，米販與農戶雙方各負擔部份的損失。

收割、曬穀

水稻收割時通常會請外地的人來幫忙，大都是請淡水、三芝附近的農民，因為那些地方種茶或只種一季稻田，而且比頂湖晚收割。他們自己帶著蚊帳、草蓆及衣物來助割數天，由農家提供餐點與簡陋住宿。

在平坦的田地，一甲可收成八千斤至一萬斤，但陡峭的梯田。地形崎嶇狹小，無論種植與收割均耗費不少的人力，而且梯田的田埂易倒塌，稻米產量相差近兩千斤。昔日收割之後利用摔筒打穀，但現在都以打穀機取代了。穀粒舖在稻埕曬乾，通常米販會一戶一戶來收，因此整個頂湖要連續打穀、曬穀十多天。若遇雨天，農民則將稻穀收進穀倉或移入屋內大廳，有時甚至連飯桌下也是稻穀呢！這時便需常常翻動避免發芽，待晴天再移至戶外曝曬。至於發芽的穀子則拿去餵豬、雞、鴨，當然也可供人食用。

陳先生滔滔不絕地說，當時將較好的



踏水車 (1930)

米種整穗用手折下，曬乾打穀後包裝，不與其他米種混雜。農民交穀後開給單據，寫明交納米種幾斤，再儲藏於專門放米種的三、四個穀倉中。

陳先生說，根據七星水利會的收租單，總計泉源里範圍內的水田達到五十多甲。而且台灣過去較少生產柑橘，直到光復後，農林廳引進福州種才開始大規模栽植。陳先生感嘆表示，曾有四、五分地栽植兩、三年柑橘作為觀光果園，但不幸得了黃龍病而荒廢。

農閒二三事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舉辦百公里競走賽，路程自台北新公園，經山仔后、大嶺、金山、石門、三芝、淡水，再回到台北新公園，要在兩天之內走完一百公里。賽前根本沒練習，僅僅準備了飯糰，然後將水壺、雨衣、雨褲放入背包，穿著長褲與一雙運動鞋便上路。因為是下午一點出發，所以當天早上不敢吃飯，僅略為吃一點食物充飢。開賽前，工作人員將號碼布用針線縫在選手的胸前，一共有234組，一組3人，共702人，聲勢浩大，熱鬧非凡。百里競走並不是全部人員一齊出動，而是隔幾分鐘出發一批人，比賽時，白天沿途有救護車、私家車跟隨看護，到了晚上就沒有了。

米食點心

頂湖人還會自己去金山擔魚。金山往陽明山約需三、四個小時。到了大嶺的土地公廟，一夥人就用手拜一拜，順便休息，接著就是下坡路了，在山豬湖一帶有許多雜貨店，擔魚的人們來到這裡喝個水，吃糕仔、米香再啟程。

金包里大路上夜間常有擔魚的挑夫。他們晚上十一、二點從金山出發，經三重橋，再至山豬湖。山豬湖那兒，昔日有兩三間雜貨店專門販售糕餅，紅龜粿，夏天還有米苔目等冰品。

農具 --- 米籬和秧披

高先生家從前會編「秧披」去賣，開始吹東北季風後，因為一直下雨，不能種



犁田 (1930)



打碌碼 (1930)

田，有時養一養牛，或牽牛去吃草，會做秧披的人做秧披，沒事的人晃來晃去，就這樣度過一個冬天。竹子湖農家在晴天砍竹，雨天則製秧披，連小孩都會做，可說是特殊的副業。但頂湖不產箭竹，所以沒有這種副業。

秧披是用竹子編的農具，插秧時，把秧苗放在秧披上，秧披放在秧船(木製)中，秧苗藉著秧船浮在田中。秧披上有類似鳥目的洞孔，可瀝乾秧苗的水分。金山因為田少，比較沒人購買秧披，多擔到士林、北投、臺北。一次可擔四串，一串三十個，用扁擔雙頭挑。

農曆八、九月至次年二、三月這段期間編製，春節前擔去賣，一串三十元(當時做工一個月十五元)。秧披可以使用兩次以上，春作後，六月可再使用。回程時會帶些鹽、菜、豬油等必需品。士林有幾戶熟識人家，常在那稍作休息。若前往金山，回程也曾在八煙的人家過夜。馬槽這附近過去也屬於原種田，稻穫則送往竹子湖集中。秧披在民國四十七年公路開通後就用車運送，十多年前不再種田後，秧披也就不再編製了。

秧披製法如下：

秧披底部由三個方向交叉而成，每個方向有六排，每一排含二條竹篾。秧披側邊在底部竹篾翻上來後，再用三個竹篾圍成圈箍住，多出來的部份回折進去。秧披



曬穀 (1930)

是由新鮮箭竹直接剖開為材料，若箭竹砍伐後置放太久，還要浸過熱水才能編製。一個秧披可以放二十四至二十八片秧苗，要視土的乾濕度而定。本地並沒有製作秧船。

米籬也是不可或缺的農具，上圓下方



牽牛吃草

以竹條編成，大片的竹條編底及支架，小片的竹條穿梭其間，密密迴繞，再附上四個耳朵用來穿繩子。依容量分石六、石八，石二、等二石二等大小。

編米籬的竹材是桂竹。陽明山不產桂竹，所以也就無人編製米籬。從前若須要米籬時，就必須到臺北大橋頭去買。米籬用途很廣，可以裝高麗菜、白菜、蕃茄等。鄉下用來裝稻穀，農家收割打穗後，將稻穀裝在米籬內從田裡挑回家。現在前山花園則用來裝落葉。

菜籃則和米籬相似，竹子湖一帶有人製造，是以箭竹編製。菜籃輕，孔目大，也可用來擔蔬菜，不過質地軟，蔬果容易碰撞，不如米籬硬而堅固。一個菜籃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編好，而米籬比較費功夫，一天才能編四擔(即八個)。陳先生還介紹很多現在都市裡難得一見的用具，像草耙仔、畚箕、車箕(和畚箕相似，只是車箕無耳，孔目細，通常農家用來扒盛稻



割稻

穀)。

碾米的水車

過去在紗帽橋有一水車，是廖家造的。日治時代以電動馬達來碾米，因為電的使用量可以記錄，也就是碾米量可以確知，那多碾的米便要扣錢。蓋了水車後。人們便可將米任意送來碾。雖然水車走得很慢，軸心卻轉得很快。這軸心伸入屋內後，一端接上更小的齒輪，使轉速更快，就用來碾米。

漢人在山區的開墾如十八份、湖底、頂湖等地，是由向原住民租地開始，所以在每年收割後要擔稻穀到北投蕃仔厝納大租。

灌溉水圳

頂湖有沒有灌概的水圳呢？陳先生回憶小時侯有兩條水圳，一條是現在停車場旁的水溝叫頂圳。另外，在中份仔還有一條叫十八彎仔圳。頂圳與十八彎仔圳本來都是私人的，日治時期被七星水利會接收，農民再以田地面積多少繳交水租，而圳水則會流到田裡灌溉，冬季水源豐沛，無虞匱乏，夏季缺水則輪流供應。有時會因部份的圳壁裂開而漏水，故一年要修理一、二次。

米販

陳先生又告訴我們米販收穀的方式。農民先擔至溪頭仔，那裡有寬馬路，米販再以黃牛車隊運穀。每台牛車可運二、三千斤，遇下坡或平坦地則可輕鬆通過；若上坡就要花點功夫，先將其中一台車的黃牛卸下，讓牠與另外一台車的黃牛合力拉至頂坡，然後再下來合拉另一台車。我們又問當時有沒有用自動車運穀呢？陳先生說，沒有，當時自動車馬力不足，每台只能載四、五千斤的貨物，用來運穀相當不經濟。



蕃薯籤、菜頭籤、牛車

耕牛

當時拖車用黃牛，犁田用水牛。農家都有買牛的經驗，耕種的牛要到山村去買，因為那裡的牛已適應崎嶇、坎坷凹凸不平的路況。千萬不能到淡水、坪頂等地方買牛，因為那裡的牛習慣了沒有石頭的地形，來到山上怕會腳底刺痛不能耕作。山上的水牛要選母的，才可每兩年生一隻小牛賣錢。

頂湖沒有專業的牛販，但常有遊走各村的牛販來了解牛況。當地農民曾將牛隻寄養到金包里、嶺頭一帶，或自行趕去大屯山區放牧，雖無專人照顧，但彼此的牛隻都認識，有時會輪流看管，以防牛隻跑到附近的官有林地，遭到政府的取締。

坪頂的水圳 開墾契約

a written contract or agreement

鄭麗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講師

北投據傳是凱達格蘭族語「女巫」的意思，清初漢人漸漸進入此一區域開墾，改變了這裡外在的環境，使得原本的族群關係又加入更複雜的互動。漢人對待環境的態度與原住民有著很大的差異。屬於農業民族、水稻子民的漢人，通常是絞盡腦汁投注畢生精力，甚至傾家蕩產亦在所不惜，為的就是想把奔流在山間、深谷的水，馴化為柔順、可以餵飽稻穀的灌溉水源。雖然在漢人入墾之前，凱達格蘭人也是有一些簡單的水利設施，但畢竟像這種儲水以備乾旱的水利觀念，是與順著大自然、環境的脈動而生活的原住民有相當差異的。

隨著原住民與漢人勢力的消長，不論是淡水河、基隆河等大川，或是山間天然的湧水、自然的落雨，水，慢慢被馴化，被漢人所開墾、挖掘的堤堰、圳道引導著，不再漫無目地的奔流，而流向已開墾成的田園，於是看天田成了水田，漢人在此地的根，紮得更深了。漢人與水搏鬥的故事很多，甚至為了水源、水量的分配而打群架-分類械鬥。在雙溪的附近的平等里，是一處高而平的台地地形，這裡流傳下來兩張水利開發的契約，可以看出當時漢人對水的渴望是什麼。

坪頂，這裡的地名據說是因位在山頂，地勢高而平，故稱坪頂，日後轉音成平等里。大約在乾隆朝後期開始有福建移

民至此，但由於地勢較高無法取得水源，早期移民卻只能就地砍伐山上的相思樹，或販賣木材、或燒製成木炭，以此營生。這樣的生活當然是很辛苦，沒有水的土地，是沒有太大價值的。若是能夠成功的引入水源，土地的價值馬上翻了好幾倍，用「點土成金」來形容也不為過。因此到了道光年間開始有一群人嘗試在此地開圳。

(一)道光十五年二月坪頂舊圳開墾契：

「全立應管山埔約字人股首何貴全股夥何進、何才、蕭妙興、李發、李彩、鍾明、何怨等，前諸人附貴父何庚出名，全捌股首鄒武、鄒橫，林本，簡純，徐世吉、謝和興、邱盛宗等合夥向通事業戶給墾山林地壹所。坐貫芝蘭保，土名雙溪大平頂庄，其四至總界載明給墾批內。茲貴諸夥人等協力墾闢，通年成其園地。因乏水源，股夥全議，招得劉佛祐、林文錦等為圳主，自備工資開墾圳路，併築埤塘疏泉灌溉，成其田畝，供納糧課，茲藉神人同力，圳路開通，當時公全議定，埤圳水源灌足業界，先與圳主對半均分，茲已圖分定界明白，貴全捌股首武等合得一半，將一半園地，每所議作八段圖分。」這張契約下文尚有分得帶水源土地一半的墾戶，將此一半的田分作八段，給合股的開墾者。另一半土地，則依契約交給圳主。

在水圳未開墾前，因乏水源，所以土

地即使開墾完成，也只能墾闢成園。後來以何貴為首的開墾者，招募劉佛祐、林文錦為圳主，並由圳主自備開墾圳路，興築淤水的埤塘灌溉園地等水利設施的費用與技術。由於是由圳主自備工本墾圳，何貴等人出地，因此開墾完成之後，土地要與圳主對半均分，開圳者亦分得土地。由開圳集團可以獲得一半的土地來看，坪頂地區若無引入水源，土地的開墾應難達成，同時也顯示出此地開圳與興築埤塘的工事，並非易事，因此若能成功，自然要獲得高報酬。

(二)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新圳開墾契：

「全立分管山埔圖約字人鄒永全鄒南枝等，前永與原墾武等，合夥全向通事業戶，給墾出山地埔地，坐貫芝蘭保雙溪大坪底頂，址在狗慇勤。其四至總界載明圖約字內，倘後開田得帶水源墾圳流灌。茲永等全原墾人等欲開田長久之計，但因圳源遼遠不能造便，是以託中向鄒南枝為圳主，自備工本開墾圳路，灌溉成其田畝，供納糧課。當時公全議定，在圳水源灌下埔地，約作對半均分，原約永等應得一半，圳主南枝等應得一半，其圳水亦作對半分灌。」

道光十五年開墾的地方，主要在坪頂的大平尾，及坪頂的尾端，只有一小部份在狗慇勤。坪頂地勢較平，而狗慇勤即山脈形狀好像伏地而睡的狗，而有狗殞暈之名，而後諧音「狗慇勤」，因此這裡算是山丘地形。道光二十九年的契，開墾的位置就是狗慇勤。雖然坪頂在道光十九年已經開墾了圳路，但狗慇勤離圳源太遠，無法取得舊圳的水源。因之這裡的開墾者為提高墾成土地的利用價值，便託中人找來

鄒南枝負責水圳的興築。同樣也因為墾戶並未負擔開墾水圳的工本，因此圳水灌溉的土地，墾戶與圳主各分一半，而開墾的圳水也對半分。由此可知開墾圳路的工程浩大，比起土地開墾有過之無不及，因此墾戶不僅提供圳路的土地，圳主開墾水圳成功，更可得到一半的土地。

到宣統三年，吳登峰引內雙溪地區香對溪的水源，開墾登峰圳。坪頂有一處「內厝」的舊地名，在今平菁街95巷鵝尾山下。這裡有坪頂舊圳、新圳及登峰圳三圳的隧道口，根據林萬傳先生的調查，三圳都是在此鑿穿鵝尾山，坪頂舊圳與新圳引坪林西溪，而登峰圳則同樣是穿過鵝尾山，但引香對溪的水源。登峰圳的隧道，後來甚至因為有許多蝙蝠棲息其間，一度成為蝙蝠洞風景區。

對稻米文明的漢人而言，水和土地幾乎同等重要。尤其從坪頂開墾的歷史來看，水源引進前後土地利用價值真是天壤之別。其時在多數水源取得較不容易的地方，水利的經營方式，和土地的開墾模式幾乎一模一樣。土地開墾完成可以分區段轉賣，或出租收取地租。水道圳路開墾成功之後，也可以轉賣權利或收取水租。只是，漢人利用水，卻不愛水，投注心力創造水的附加價值，卻深深畏懼水。當淡水河畔的凱達格蘭人駕著「舢舨」輕快的出入河道時，漢人卻想著怎樣把水圍堵、引導到我的田地上。附著在土地的漢人，終究只能在岸邊看著隨時可能因為水量變化而衝破圍堵、潰堤而出的水，卻不能徜徉水上，與之共存。

北投區土地公廟

勘考

蔡學忠

默哲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北投福慶宮外觀

引言

台灣的宗教，是早期先民由唐山移植過來的，表現於台灣民間信仰最具特色，也最普遍的，就是土地公崇拜。雖然祂神格卑微，卻與民間社區、鄉里之關係非常密切，成為台灣各行各業的守護神。尊稱為「福德正神」；閩南人俗稱土地公或福德爺，而客家人則稱為伯公。福德正神原為古之灶神，執掌土地行政、農地豐收，崇祀極為普遍，而有「田頭田

尾土地公」之諺。同時亦為墓地之主，掌領其地，故稱「后土」；後來其職能擴廣到底祐財帛的興盛，成為無所不包的萬能之神。一般而言，土地公多頭戴員外帽，一手執元寶或如意，一手執拐杖，為一白鬚的慈祥老人狀，常奉祀於土地廟或附祀其他各大廟；民家常於每月農曆的初一、十五祭拜土地公，商家則多於農曆初二、十六「做牙」之日祭祀，祈求生意興隆、財源廣進，以上這些足以說明土地公在台灣民間社會的重要性角色！本人熱愛鄉土，文史研究多年，乃蒐羅北投區各土地公廟相關資料，積極勘查訪問耆老，加以整理爰成「土地芬芳錄」，北投區土地公廟勘考之一系列文章詳細介紹，以饗讀者！

一、福慶宮

地址：中央南路二段39巷26號

創建：清乾隆初年(公元一七三九年左右)

俗稱：北投庄開基老土地公

神明：主神福德正神，配祀土地婆

沿革：原名福德祠，位磺港溪下游西畔南側，是早年開闢此地的陳姓地主捐獻初設之水尾土地公祠，已有兩百六十年歷史，昔為北投庄的首座福德宮，其奉祀的土地公，庄民

尊曰「老祖」，因此該祠所在地，地名舊稱土地公埔，聚落舊名「下土龔間庄」，昔時以四塊石板砌成的簡陋小祠，為把守磺港溪水口的土地公，至乾隆中葉，已成為當地庄眾移民的共同守護神，道光末年，該祠重修時即築有防禦外敵及土匪的銃櫃裝備設施，當時廟地四周仍為荒埔一片，咸豐二年(1852)北投溪洪水氾濫，原祠被沖毀，乃有庄眾等出首鳩資一棟閩南式的石砌瓦厝平房，左右各建有室仔間，建地約十幾坪，早年庄民不分遠近，皆挑擔來祭拜，成為北投庄重要信仰中心，直至今日治時代(清光緒末年)，即辦理寺廟登記，委託當時北投庄十一保的保正(今里長)許照勳代為管理，迄至民國55年配合政府興建八仙集會所(原日治時代講習所，拆建為目前的八仙里區民活動中心)，由陽明山管理局、北投鎮公所和地方(利用日治時代講習所拆除後之經費)共同出資興建作當地召開會議及作為福德祠酬神演戲之戲台等用途。



北投福慶宮內景

民國64年，因磺港溪改建堤防線，將福德祠移至現址，且因政府發放補償費不足，遂由地方紳士再行募款重建完成，並於同年8月11日入廟安座時，增裝鎮殿土地公金身乙尊，廟名為「福慶宮」，民國81年擴建兩側遮雨鋼棚，始成現貌，為目前項八仙居民之守護神。

特色：自清代淡北開拓以來，即為北投區三大土地公廟之一(另兩廟為石牌福星宮和嘎嘮別桃源福德宮)，同時該宮亦為北投庄內每年舉辦中元普渡拜拜的主辦單位，也就是北投庄的總廟普，亦即為庄普的祭典中心，該宮之重要性可概一斑。

田頭田尾

土地公

洪慧華
北投國小教師

「神異典，社稷之神部總論。」記載：「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濕。明日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所以凡是土地所在就有社神，就是土神，俗語說：「田頭田尾土地公」，就是對社神的暱稱。

因為中國人有「天人合一」的多神觀念，所以土地公由地神轉變為人神。有個傳說故事是這樣的：商周時期，有一位上大夫離鄉背井，到外地任官，家中幼女思父心切，由家僕張明德陪同，千里尋父；不

料，半途天降大雪，幼女受凍幾乎致死，幸虧張明德護主心切，捨衣救主，保住幼女性命，但自己卻受凍而死。義僕死後，突然有「兩天門大仙福德神」八字從天而降，時人都認為這是上天賜給張明德的封號，上大夫感念義僕的大恩大德，就立廟祭祀，所以土地公亦稱福德正神。

早期，我們的祖先來台，藝路藍縷，人與天爭，因此視土地公為隨時隨地的保護神。北投在清朝已菊漢人寇居或庄，最早的「土地公埔(福慶宮)」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了。當時，庄民大都以耕稼或捕魚維生；



老土地公廟—福慶宮

原祠建於磺港溪南側，最初是四塊石砌成的簡陋小祠，是把守北投溪的水尾土地公，也是北投庄的「社神土地公」。清道光年間，凡街、庄、里、保的團體，都建有以宮或廟宇為防禦工事或祭祀中心，福慶宮重修時，即築有防禦外敵及土匪的統櫃裝備。殿的開基主神，庄民尊稱為「老土地公」。

農曆二月初二是土地公生日。當天，善男信女準備了麵線排成的巨龜或大紅龜粿酬神。在福安宮還有特別的習俗，就是：善男信女到廟祈求，並以大紅龜粿祭拜，這一年內能如願以償，隔年的土地公生日時，就要以加倍或幾倍的紅龜粿謝神，土地公有求必應，靈得很，難怪每年



土地公生日以麵線做成的大龜祭拜



美倫美奐的土地公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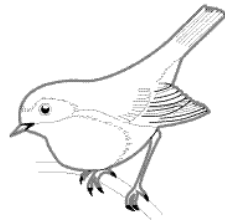
二月初二福安宮的紅龜粿供不應求。

俗語說：「有錢老大坐桌頭，無錢老大坐桌腳。」有錢老大是指土地公，無錢老大是地基主。自古以來，人民就立廟祭拜土地公，隨著工業發展，土地公不再只是田頭土地公而是人民信仰的地域守護神。原本設在田地旁簡陋的土地公廟，都被改建為頗具規模的福德廟，成為人民信仰中心，更是社區居民的活動中心。天人合一，達到「神安人安，含境平安」的境界。

參考書目：慈后宮與北投庄的年例祭典



北投農會、米和穀倉



編輯部



北投信用組合時代北投農會的辦公大樓全貌
(北投農會提供)

農會是由農民所組成服務性質的人民團體。日治時期台灣各地陸續成立農會性質的民間團體，而北投農會便源起於西元一九二一年，由北投庄長潘光楷邀集地方仕紳協商，為提振地方農業經濟，經過兩年的籌備於西元一九二三年成立『有限責任北投信用組合』，借用當時北投庄役場的一小部份辦公廳，開始辦理業務。

常言道：民以食為天。米飯是這塊土地上人民的主食，農業社會時代，稻米便是最重要的農作物之一。日治時期日本人吃不慣台灣的在萊米，在西元一九二六年由日本人引進中村種梗米，以竹子湖作為原種田，改良成為蓬萊米，北投的米從此聲名遠播。

西元一九二〇年代，台灣因水利設施改良而稻米產量大增，當時農會性質的民間團體，常附設穀倉及碾米廠為農民服務，農民多將所生產的稻穀賣給有礱穀工廠的農會團體。北投及關渡平原的稻米生產量也很多，所以在昭和十三年西元一九三八年建造了北投農會穀倉，位於今日北投區大同路153號。

戰後國民政府實施肥料換穀以一包稻穀換一包肥料及生產資金貸款折收穀貸款以稻穀償還本息等政策，增加政府

財政收入及促進農業經濟繁榮。從農會的老職員和老農民的口中得知，在當時每逢稻穀收成期，農會穀倉外大排長龍的牛車，滿載著稻穀等待入倉的榮景，因社會的變遷已不再現了。今日因飆車而名噪一時的大度路，當時只是關渡平原上一條筆直的水泥路，路上常曬滿著稻穀，而今卻是淡海到台北市區的主要幹道。

牛車、鐵牛車已不再現，取而代之的是滿路的機車與汽車，世代交替由農業社會而工業社會。都市型的農會因農地與農民的減少，業務上漸漸轉型成以基層金融為主。北投農會穀倉在西元二〇一〇年七月十日台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它將永遠見證著先民的努力。

附記：

1. 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指出，北投農會穀倉對關渡平原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雖然歷經時間變動，建物有所修補，但由於是日治時代在台灣培育蓬萊米及日治時代農業文化在關渡平原碾米文化的重要見證，更是台北市保存最完整的穀倉，且磚造穀倉、太子樓及中央輸送帶也是台北市僅見，對後代子孫認識稻米文化有其教育價值。
2. 北投農會穀倉平面呈曲尺形，包括辦公室、碾米機房及長條形的穀倉。穀倉的屋頂凸出通氣小屋頂，俗稱為太子樓，內部以中央輸送帶分為左右兩邊的倉庫，為了隔熱，又有磚造拱廊。穀倉共分隔為十二間，隔牆以磚



北投穀倉（北投農會提供）

砌成，牆上有竹編網，可使稻穀避潮。屋頂桁架全為木結構，迄今依然完整。值得重視的是碾米機設備依然為質地優良檜木所造，目前還保持良好，為全台所罕見之實例。

稻花開 米穀成熟

記洲美國小的稻米教學



控窯活動

本校（洲美國小）位於關渡平原保護區內，多年來一直都擁有純樸的農村生活。學校四周是稻田、蓮藕田。得天獨厚的在教學上有很多垂手可得鄉土教材，因此學校自民國八十年度開始就實施田園教學，藉用鄉土的資源，著重學生親身體驗，以便得到活的知識。

我們中國一向是以農立國，稻米是我們中國人的主食。但我們對於稻米的認識往往來自於書本上，因此常常培養出五穀不分的學生。雖然憫農詩【鋤荷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背得滾瓜爛熟，卻不能真正的體會農夫的辛苦，午餐的食物常可看到吃了一半就丟棄的現象。

學校有幸，能擁有讓學生真正體驗農村生活的空間，我們規劃每一個學生都要親自種菜；每一年級都要利用機會到田裡去體會播種、鋤草的辛苦以及收割的喜悅。

現代的播種以及收割都已機械化，一年雖然種稻兩期，但為了節省工資，所以犁田、播種只有在春耕的時候才有。秋種時，則讓收割後留下來的根部繼續發芽長出莖葉。當然這一期的稻子收成會差一些，但地主認為以成本收益而言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們對於稻米的播種、鋤草、成長的觀察教學，常常利用春耕這一期作指導。至於收成的參與則利用第二期稻作。

大約在學校第二學期開學時，稻田已經犁好了，我們和社區聯絡好插秧的時間，以便帶學生到田裡實際教學。現代的稻秧已不用本地人自己育苗，秧苗是一捆一捆的由外地送來。首先，讓學生量一量秧苗，每一束長約15公分。耕耘機由一人駕駛，每一次可以插八行，一塊田不到一小時就可以完成。我們徵得耕耘工人的同意，讓學生坐上耕耘機，隨著農夫操作，倘佯在農田上。靠近田埂的地方，秧苗無法插正或插不到，必須用人工補好。這



跟隨耕耘機插秧

稻



看！耕耘機插秧有多快

時，學生可以下田去協助，體驗一下赤腳採泥土的樂趣，以及彎腰插秧的辛苦。

水田裡是福壽螺生長的好地方，但它們很容易將剛插好的秧苗吃掉，於是農夫在第二天就要趕快在田裡灑上殺蟲劑消滅福壽螺。到此插秧的工作就告一段落。

接著每隔二至三星期，老師就帶學生到田裡去觀察稻子成長的情形：量一量高度、看看泥土的溼度，有沒有雜草？是怎樣施肥？隨時做記錄。開花了，需要用放大鏡讓他們觀察。結果實後，當我們看到黃澄澄的一片時，往往是學校要放暑假的時候了，所以這一期稻作的收成，沒法讓學生去體驗。

大約十二月是二期稻作收割的時候，這時，我們讓學生到田裡看收割。收割機可以割稻、打稻、同時將稻桿切成三段，灑在田裡以便做堆肥之用。稻穀裝滿一布袋，封口的拉鍊就拉起來，不必再像以前需要用麻繩一針一針的縫，令人不禁讚嘆工業的發達。

收成是一件喜事，連白鷺鷥、麻雀也來湊熱鬧，它們成群結隊的來啄食遺落在田裡的稻穀，我們的學生也打著赤腳到田裡去追逐鷺鷥、麻雀，一時田裡充滿嬉笑聲、鳥叫聲。一幅農家樂的景象呈現在眼前。

焗窯是學生的最愛，一大早帶著木

材、火種、甘藷、圓鋤到田裡準備焗窯，只見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一鏟一鏟的挖土，將土塊堆成一個土窯，然後生火，這時家長也來幫忙了。木材不斷的加進窯裡，希望土塊快點兒燒紅，好放進甘藷去焗熟。

當甘藷放進窯裡後，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做稻草人了。不一會兒功夫，一個個妝扮成農夫、少女、西部牛仔的稻草人都出現了，充分表現學生的創意。甘藷焗熟了，大家迫不及待的坐在田埂上享受，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快樂、滿足。一段有關稻米的體驗教學也到此告一段落。



這是一捆一捆的插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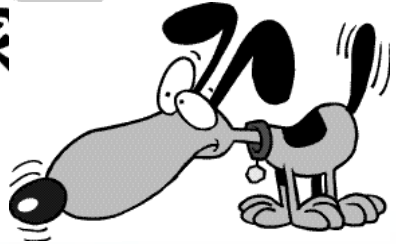


做觀察記錄

堅持傳統

將米送到家

葉倫會
海關博物館館長



蔡財林國小五年級時，因為父親蔡樹身體不是很好，且人手不足，下課就幫助爸爸送米，沒想到這一送，因為捨不得可以走進廚房，並且談論私密的朋友，一送就送了三十幾年，甚至太太也是因為送米而成就的好姻緣。



日治時期，唎哩岸是台北地區草蓆、草袋和草繩的集散中心。蔡樹年輕時經營草蓆、草袋和草繩，兼賣掃把等批發生意。彼時，麻袋裝米或稻子，草袋裝稻子、蕃薯籤、煤炭、胚布與陶磁製品、台灣肥料公司製造的磷酸（又稱礦土），草蓆鋪船艙、包樹頭，草繩捆綁物品，惟其生命週期，因塑膠製品的相繼問世而被淘汰。掃把以草山特產的五節芒做材料，冬至前後十五天採收的五節芒，材質最佳，因為五節芒已經成熟，梗的韌度較高，製作的掃把品質最好，甚至細微的灰塵都能

掃得乾乾淨淨，日治時期，台灣鐵路局是草山五節芒製作掃把的最主要客戶之一。

石化工業快速發展，塑膠袋及繩子等相關產品出現後，草蓆、草袋、草繩等傳統產業面臨黃昏時期，蔡樹眼見社會快速變遷，於是轉型經營食米批發零售業務，彼時，政府對稻米採取管制政策，限制米糧的買賣方式，並規定糧商每個月需將米的營業情形，以月報方式向糧食局申報。一九五九年，蔡樹以資本額三千元，向財政部申請核發糧商執照，沒想到賣米這行竟成為他後半生的依靠，也成為孩子們賴以為生的事業，雖然社會轉型迅速，米穀這行業的經營形態也有很大的變化，如早期向附近農家收購稻子輾製加工，賺取利差，幫忙農民繳交田賦，換取肥料的服務，隨著主客觀環境的變遷，小包裝米的問世，米成為隨時隨地可以買到的商品，使賣米的行業越來越單純，而蔡家的孩子依然堅守傳統，很可能是北投區最後一家送貨的食米零售店，甚至在台北市也找不出幾家類似的商店。

一九六〇年代，北投地區居民仍以種稻為主，二〇〇一年，僅剩洲美與關渡附近的一千餘甲稻田，一期稻作每甲約可收穫一萬斤稻子，二期稻作的收穫量約七千斤，不論產量如何，都不敷成本，農民堅持固守家園的主要原因：視祖先的傳承為事業，部分被財團收購的土地免租金供原地主耕種。蔡財林小學五年級即為了減輕父親的工作壓力，幫助送米，最初，用腳踏

車載二十斤的米送到附近的顧客家中，這部生平第一部腳踏車，因為接受陌生人的招待，麵吃完離開麵攤時，發現請客的大哥哥和腳踏車都不見了，回家途中，心想要不了一頓責備，但父親僅輕聲的要他以後小心，這幕讓他終身難忘。

腳踏車送貨的時間並不久，旋即被機車取代，送米的數量自每天約六百斤增加至發財車的一千五百斤左右。蔡財材以送米為職業的初期，顧客群是附近的農民，叫米的數量以五十斤至一百斤為主，送米時，在陶製米甕旁的帳簿記下送貨年、月、日和數量，每年結算兩次，隨著北投地區的發展，農田的範圍逐漸縮小，公寓與商店成為今日車水馬龍的新興市街。

配合都市化和小家庭制度，蔡財林改變送貨方式，將重量為十斤、十五斤、二十斤、三十斤和五十斤一袋的白米置於發財車上。叫米的顧客以女性為主，特別是三、四十歲的家庭主婦，只要接到訂貨的電話，即以第一時間依指定的數量送達，這份用心，讓他在工商社會，人情味逐漸淡薄的時代，依然被允許走進家庭隱密性極高的廚房，成為顧客傾吐心聲的好朋友，保持固定的客源。蔡財林自豪的說：送米的過程中，賺錢反而是次要的，交到許多好朋友，獲得他們的信任才是最大的收穫，也就是這份成就感，讓他們家三兄弟暨妯娌視送米為樂此不疲的事業，並希望能夠一直送下去。

超商遍地，蔡財林無法以價格取勝，有的僅是服務，讓顧客放心叫到的米質絕對可靠，可以吃得很安心，準時收到要下鍋的米。最初，從早上七點到睡前，只要有人叫米，即很快的送達，近年來送貨的時間稍稍的縮短，早上八時到晚上十時，大部分客人都住在北投區和士林區，最遠送到永和市和安和路日式料理店。一天

中，上午十時至中餐和下午四時至晚餐期間，是送米的顛峰時期，各占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的數量分配在其餘大部分的時間。因為米占民生消費的比重逐年降低，仍以現金買賣為主。

講究服務、信用和品質，是需要面對顧客的送米行業能夠在工商社會繼續維持的不二法門，蔡財林的米以彰化和雲林兩縣濁水溪流域的產品為主；選購的米，使煮出來的飯又Q又柔軟，米粒呈現白斑狀的台南五號稻種；雖然胚芽米的觀念根深蒂固，由於獲取營養的管道步向多元化，輾得越白的米，其Q與柔軟度亦較高，故送的米保證是精品。為讓顧客享受吃飯的口感和美味，建議洗好米後，浸泡二十分鐘後再加熱，保證煮出來的飯絕對香又Q。

日常食用的蓬萊米外，蔡財林也送應節所需的糯米和在來米，由於傳統手工技藝的流失，家人合力製作糕餅的機會減少，山不過來，我們就走過去的新思維，壽司米帶動的風潮，也為新的米食文化帶來衝擊。

附記：

日治初期，日本人不愛吃台灣原產不具黏稠性的秈稻米，一九〇〇年，開始在陽明山竹子湖附近培育類似日本的稻種，一九二二年，完成台中六十五號蓬萊米的實驗，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日本米穀大會在台北鐵路旅館召開，從蓬萊米、新台米、新高米間選定蓬萊米，此後，凡是日本種稻在台灣培育成功者，都稱為蓬萊米。一九三〇年代，蓬萊米的產量即占台灣稻米的三分之一以上，也成功扮演台灣經濟的主力角色。

爆米香

洪慧華
北投國小教師

「一的炒米香，二的炒韭菜，三的沖沖滾，四的炒米粉，五的炒蝦米，六的去做大官，七的分一半，八的倒在看，九的火燒山，十的蚵仔煮麵線。」「新娘新娘水噹噹，褲底破一孔，後壁爆米香，爆一個烏籠籠。」是大家都能琅琅上口的童謠，爆米香更是很多人的童年甜美回憶。

小時候，爆米香師傅拿著兩個鐵牛奶罐敲擊，並高喊「爆米香」，我一聽到趕忙回到家中，拿著牛奶罐裝滿米，再用最快的速度衝向爆米香的地點，卻已大排長龍了。爆米香的師傅熟練的把米放進機器中，並在一旁用麥芽和糖煮起糖漿，約八分鐘後，大喊一聲「嘍爆啊哦！」趕緊

爆米香的過程



1 將生米放入機器中約8分鐘（下面是瓦斯爐）



2 隨著「砰」一聲將米香放入此鐵籠中



3 在爆米香的同時，用麥芽和糖煮成糖漿備用



將爆好的米香放入糖漿內攪拌均勻



再放入木架裡滾平



沿線切成一塊塊的米香



再裝成一包包的米香即可



在街頭兜售的——爆米香

摀住耳朵，隨著爆 - 聲後，白煙四散，香味撲鼻而來；師傅將爆好的米香加入糖漿，快速攪拌後，放入大木架上，滾平之後，木尺一放，長刀一切，香噴噴的米香就大功告成了，交給師傅工本錢，就帶著米香，踩著愉悅的步伐回家了。

年齡漸長，爆米香在忙碌中好像消失蹤影了，鐵牛奶的敲擊聲及爆米香的回憶存入了腦海深處。在一個暖暖的冬日，走在街上，忽聞「爆 - 」一聲，滿心驚喜，加快腳步，尋找聲源，隨即看到路邊一輛爆米香的貨車，如遇故人般飛奔而去，兒

時景象「重現江湖」。

爆米香的師傅是盧威儀先生，他二十四歲到三重向妻舅學一年多的爆米香技術，再學米麩的作法；學成「下山」後，開始爆米香的生涯；當時只賺取爆米香的工錢，生意不錯。早期爆米香是燒木炭，機器是手搖的，後來改為瓦斯，並裝上馬達。盧先生爆米香已有二十六年，都在士林、北投附近。白天賣米香，晚上在家爆米香，一天工作二十小時之久，還要禁得起風吹日晒雨淋之苦。



關渡平原素描 / 潘蓬彬繪

爆米香是「古早味」的零食，很多人從小吃盧先生的米糝、米香長大，為人父母後，還是買他的米糝、米香給孩子吃；現在的零食種類繁多，米香成為老人泡茶、看電視的零嘴，小孩比較不愛吃，好在盧先生很有研究精神，拿很多的材料實驗，「舊酒新釀」，創造出更多口味，迎合市場需求。經過溫度控制、時間掌控、材料製等實驗，改良出花生米香、薏仁米香、小麥米香、玉米香、糙米香、通心麵米香等新產品，其中小麥米香是較高難度的：麥芽、糖量多少的控制是很重要的，太多會黏在一起，太少又會散開；時間的掌控決定小麥米香的大小，太大或太小都不好吃，如何爆出適當的大小就是「江湖一點訣」了。通心麵米香容易爆黑，多次實驗後，發現加米去爆才會爆成賞心悅目的咖啡色，好吃又好看。盧先生的各項新

產品符合年輕人嘗新的嗜好，頗受喜愛，但還是以傳統的米香銷路最好。

現今社會不景氣，加上零食層出不窮，爆米香辛苦無比外，還要躲開警察的視線，以免罰單上身，年輕人多不願學習這古老而式微的行業，好在盧先生在上大學的兒子，在父母的耳濡目濡之下，願意在寒暑下學習，成為一技之長。盧先生常參加鄉土活動演出，每年六、七月收割完，農會在關

渡平原舉辦稻草人文化節，之前請別的師傅爆米香，爆出來的米香乏人問津，之後農會在居民的推薦下請盧先生去爆，產品供不應求。爆一次從開始到成品可吃，約二十分，現場大爆滿，等待爆米香的人群，在色、香、味俱全的現場，爆米香「爆」的音響下，與稻草人享受著難能可貴的鄉村體驗之旅。

歷史彌新的爆米香，是台灣早期的米零食，約三飯碗的米量，加一點工錢，即可爆出一大包令人食指大動的米香，以當時的家庭來說，真是經濟實惠，難怪廣受大人小孩的喜愛；隨著台灣經濟起飛，零食日新月異，爆米香也講究效率，現到現賣，在路上看到一包包的成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方便得很，但卻失去爆米香時--「等」的樂趣了。

PS. 感謝盧威儀先生的協助

關渡平原

關渡平原

熱一夏

李承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大一學生

時

序已進入了夏季，整個大地的熱度也升了起來。酷熱的天氣，就好像要施展它三昧真火的絕技，把天地萬物烘得暈頭轉向。而又像是要把東西烤焦似的，奇熱難耐。尤其是位於盆地中心的台北市，由於盆地效應，使暑氣難以發散；加上都市中，隨著經濟高度發展而林立的水泥叢林，使得一到夏日，整座台北城，就像一個燒的正旺的大火爐，城市中的人們真是恨不得有個好方法，來冷卻一下自己，放鬆一下因暑氣而帶來的壓力。什麼？冷卻一下自己，放鬆壓力？那不就是游泳嗎？或者，乾脆躲在冷氣房裡關一天，不就暑氣全消了嗎？不行，這樣出去是會覺得更熱的。那不如乾脆給他「來個一槍」，包準從頭涼到腳，而且還持久呢！傻瓜！來個一槍不就死了嗎！人死不能復生耶！那該怎麼辦呢？

其實，台北市政府早就想到在這個炎炎夏日裡，要提供幸運的台北民眾們一個健康正當的知性休閒活動。於是，自從民國八十五年起，每年在關渡平原上，結合市政府、七星水利會、七星田園文化基金會及北投區農會等單位團體，規劃了一系列的「水稻系列文化活動」。希望在這個資訊網路科技與科學進步的時代接受許多新潮資訊的同時，不忘記傳統中國的「稻草文化」，了解水稻文化在傳統農業社會中，所存在的重要性，以及其深遠的影響。並且給了市民一個假日寓教於樂的好機會和去處。像一般都市人大多只能從課本或圖片中得知平常農人的生活 and 農村景觀，但透過這個系列活動，使市民們能親身體驗這樣的文化背景。



關渡平原的熱宴



古早是這樣打穀的

這一系列的活動中，不但重現了昔日農家生活景觀，傳承傳統文化，更提升了市民的休閒品質。位於淡水河與基隆河交匯處的關渡平原，有河流、沼澤、平原、山丘的環境，簡直就是大台北地區的大自然戶外教室，也是台北近郊之中，最富有生命力與活力的一塊淨土。活動的項目有很多，比如說用稻草編織生活用具的比賽、割稻比賽、搓稻草繩、創意製作稻草人比賽、製作童玩 - 草編蚱蜢等。另外還有稻穀拼圖比賽、米苔目製作DIY等活動進行。

以一個曾經參加者的心情來講，這是



稻草鹿製作

一件非常難忘的經驗。頂著三十五、六度的大太陽，冒著大汗，奮力的工作著。無論多熱、多苦，只求一個比賽的好成績；更重要的，是在完成的一剎那，所產生的成就感與喜悅。像以紮稻草人比賽來說。稻草人是典型的農田象徵，有人一見到農田，就想到稻草人。但紮一個好的稻草人不容易，這考驗了參賽者實力與技巧的發揮。其更重要的，是無奇不有的創意。可以天馬行空，憑空創造一個想像中的人物、動物。比如說酷斯拉、忍者龜；也可以把它裝扮成童話故事中可愛的仙女、公主；也可以扮成一個又黑又醜的老巫婆，騎著一根稻草掃帚；也可以。反正無論哪種的創意，只要你敢現，會做，都可以秀出來。像有人甚至做成了一個媽媽帶著兩個小孩的樣子，十分有趣。當時我們還手忙腳亂



稻草人製作

的不知道衣服怎樣穿上去，結果費了好大的勁才想到方法：由於我們先紮才穿衣，所以只好把衣服剪破套上去，有點狼狽。另外，像割稻比賽，是只有經驗的老農民們才能參加的比賽。看著他們迅捷不已的割稻速度，與相當熟練的技巧，令人佩服不已。也從未想過，原來農夫收割稻子時，竟那樣的辛苦。一滴滴的汗滴下來，被土地吸收，成為養分，用汗水來養育這些稻子。所謂「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就是這樣的情狀吧！在草編的活動當中，發現了原來只是幾根普普通通，平凡無奇的稻草，卻能編織出栩栩如生，生動活潑的草編昆蟲，令人讚嘆製作者的巧思、創意和手工。除了玩遊戲、進行比賽之外，手工做的米苔目吃起來也是相當的有味道呢！跟一般機器製的差別，在於口感比較Q，尤其是加上紅豆、綠豆、花生等配料，真是好吃的不得了。除了米苔目，還有一些粿仔，像是菜頭粿等。中國人不愧是講究吃的民族，連簡單的米食都能做出那麼多樣的變化性。這些東西讓這次的活動除了文化性、趣味性之外，也讓所有的參加者一飽口福呢！



搓草繩比賽

夕陽西下，倦鳥歸巢，走在廣闊的關渡平原上，欣賞著落日餘暉，踏上歸途。隨著工商業的發達，往昔台北盆地最重要的農業經濟活動逐漸式微，傳統已經消逝，令人感嘆物換星移。而主辦單位的這個活動，喚起了人們對傳統水稻文化的重視與懷念，使都市人對於所居住的這塊土地以前的風貌有所體驗，同時提供了休閒的另一新選擇 - 親近大自然。這實在是個有意義的活動，值得推廣、重視。今年夏天，走吧！我們相約關渡平原見！

米的諺語

王俊良
北投文化基金會
文史解說志工

1. 一粒米二十四點汗：自古農民最辛苦、日曬雨淋的耕作、飯粒得來不易、要惜福。
2. 食米粉芋會吃好頭路：取其諧音、芋、頭路押韻。
3. 食飯砵中：不愁吃穿、不必負擔家計。
4. 食米不知米價：不知道市價。
5. 糶米賣布、賺錢有數：賺錢不多。
6. 廉米在高州：要買平價的米、自己去產地買，比較便宜，這裡買不到。
7. 撿米換甘薯：把貴的米去換價賤的甘薯。
8. 米糕粘(音尚)：好色。
9. 米甕打銅鐘：裝米的缸空空，很貧窮。
10. 無米兼閏月：原本一年 12 個月，又多一個閏月，以致無米過日子，還要多張羅一個月的米。
11. 米成飯才講：米既炊成飯才講，為時已晚。
12. 食米食粟較熟人：家禽吃米穀較親近人。
13. 一樣米飼百樣人：食同樣米，卻有各種人。
14. 飯會濫糝食，工課𨳊監糝做：飯可隨便吃，做工不可馬虎交差。
15. 飯可多吃，話不可多說：飯吃多沒關係，話說多難免得罪人。
16. 食鹽，較多你吃米：形容經驗豐富。
17. 食家治的米、做別人的事：吃自家的飯，卻去做別人的工作，吃裡扒外。
18. 食曹操米、講劉備話：食自己的米，卻講別人好話。
19. 食飯皇帝大：民以食為貴，吃飯時貴為皇帝，也不能來打擾。
20. 食人飯犯人問：食別人飯就要任人指使。
21. 食人一口、還人一斗：知恩圖報。
22. 哼哼食三碗公飯：看起來怏怏的很秀氣，但是吃飯卻像作粗工的吃三碗公飯，看不出來。
23. 食飯、扒無清氣、會嫁(娶)貓仔尪(某)：小孩子就會吃的很乾淨，怕娶(嫁)到麻面的先生(妻子)。
24. 食飯配菜脯、儉錢給查某：自己吃得很節儉，卻把錢存起來送給查某。
25. 食飯食碗公、做事閃西風：吃飯吃的最多，請他做事不知躲到那。
26. 食飯食俺爹、賺錢積私寄：吃穿用父母的、兒女賺得錢變私有，不給父母。
27. 桌頂食飯、桌腳講話：吃了人家的飯、背後說人家壞話。
28. 食飯武松打虎、做事桃花過渡：吃飯一馬當先，不懂禮讓先挑好的吃、做起事很慢又推三阻四。
29. 播稻仔愛倒退、英雄愛知進退：比喻做人要像插秧倒著退、人生有起有落、進退有序。

30. 百般工藝、無值鋤頭落地：任何事業，也不比耕田種稻可靠。
31. 年冬好收成、查某人發嘴鬚：豐收時農婦忙的臉都黑黑的，像生了鬍子。
32. 飽穗的稻仔、頭攏低低：飽滿的稻子比較重會把稻葉壓的垂下來，表示豐收。
33. 一粒飯粒、擲死三隻黑狗：吝嗇之至，看錢很重。
34. 九噸米糕不上算、一噸冷糜拾起來講：九次吃好的，一次吃較差就逢人說對他不好。
35. 做田要有好田底、娶媳婦要揀好娘奶：田地要肥沃、娶媳婦要選女方母親好家風。
36. 娶了好某卡好九斗換一石：娶了一個好太太，她幫你持家，比換一斗米還值得。
37. 種田不驚下雨、行人驚下雨：耕作最怕沒雨，行人怕衣服被雨淋濕，各有所需。
38. 飯吃無清氣，會給雷公損死：淨或亂丟棄，會被雷公處罰，勸人要惜物。
39. 五穀不分：指稻、黍、稷、麥、菽等五種，分辨不出什麼是什麼。
40. 時到時當、無米煮甘薯湯：到最後會想出一個方法，就像船到橋頭自然直。
41. 年冬好收成、鳥隻食到若多：大豐收之餘，不怕鳥來吃。
42. 歪嘴雞想要吃好米：別想吃整顆米，只能吃碎米就不錯。
43. 偷割稻施捨糜：偽善。
44. 割伊的稻仔尾：扯後腿。
45. 清水煮白米：清清白白。

跟稻米有關的地名

1. 稻香路：原名小坪頂路，清朝時期建，道路起自石頭厝至小坪頂。
2. 關渡宮後的米洞：當初要建廟需要很多的人力，為了解決吃飯問題，當天多少人要用多少的白米，米洞就流出多少剛剛好，後因有一貪心之人，想把米洞挖大一點好把米拿去賣，結果米再也流不出來，以前的人有把糧食存在偏僻的山洞，以防盜匪來搶，或海盜也有把米藏在山洞，以備所需。
3. 米倉國小：康熙 55 年，知縣周鍾瑄建兩間米倉，儲存兵米供淡水至南崁的軍糧，可見淡北很早就有米鄉之稱。
4. 大稻埕：農民公設一處大埕，以供曬稻穀之用。
5. 穀亭：存放稻穀，古亭的由來。
6. 稻新街：清代時，因米穀行多集中於此地，日治時期更形成很繁榮的「正米市場」，北部的米大都集中於此地輸出，今甘古街，現已沒落。
7. 西園路的義倉：由官方或民間設立的穀倉，在穀賤買進存倉，在荒年可救濟饑民，是一種福利設施。
8. 三張犁糶米古道：農民為了方便把米運到文山區，所開關古道，又在越嶺處建間祈求保平安的糶米公廟。

9. 基隆白米糶：有一座濱海的小廟，附近有不小不小的石岩縫，每天都會流出米，可供和尚吃得飽，但有天和尚起了貪念，把洞挖大，沒想到再也沒米流出。

稻米跟人的互動

八卦米篩：新娘結婚當天，請新娘出車門時，由一位好命的公仔手持「八卦米篩」遮其頭上來避邪保身、但新娘如懷孕不可用此物、以免漏胎。

米香餅：男方送給女方的禮餅，俗話說「吃米香嫁好尪」。

米跟糖：新郎送給新娘，做湯圓，取圓滿，團圓之意。

生男孩送油飯，另一方以同等量的「白米」回禮。

白米在道教中的用途

張天師的五米教：因為信徒入教必須繳納五斗米。

收驚秘法：用小碗盛滿白米取小兒所穿衣服一件，將碗米包起，然後念起收驚文，就完成收驚儀式，

安龍謝虎：由萬斤的白米塑造米龍，是祈福納祥的儀式，完畢時米龍的白米分贈眾人，帶回家煮食，分沾祥瑞之氣。

拜斗：放在斗內除了各種法器，斗內放有很多「白米」，代表生機(五穀豐登、食祿有餘)。

千金譜

千金譜：后稷教民稼穡，也著種，也著播，耕作著認路，田園著照顧。

升斗之神「倉日神」

倉神眾說紛紜，如韓信、蕭何，舊時北京正月十五日添倉日，各倉房貼有「添倉大吉」，說些「五穀豐登」等吉利話。

其他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退隱清高形象。

土塊磚加上稻殼比較堅固耐用。

倉頡造字天雨粟。

穀旦：一個風和日麗美好的日子。

穀雨：雨水滋潤，百穀生長。

賣米要有牌照（請找出）



「刺桐花開」

潘蓬彬

北投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



陳美雲歌劇團的新編歌仔戲「刺桐花開」榮獲2000年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傳統戲曲甄選第一名，這是一部很特別的歌仔戲，廣告文案上簡明的寫著寫著：「這是一個唐山公跟平埔嬾牽手的故事」，演出的時間在二月底，適逢刺桐花開的初始。清《番社采風圖考》中描述著“番無年歲，不辨四時，以刺桐花開為度。”台灣島上的卑南族、阿美族、排灣族及蘭嶼的雅美族人，都是以刺桐開花的季節做為工作曆的指標，也是紀年的依據，分散在全台的平埔族人也不例外。這齣「刺桐花開」正是以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記述著漢人與平埔族的互動，男主角甘國寶，在大陸時是個遊手好閒的賭徒，敗光了家產，糊裡糊塗的上了到台灣的船，適逢春臨大地「刺桐花開」，刺桐花紅豔的熱情為他帶來好運，贏得了平埔族美女 - 伊娜的心；這一次他用一生最深的情感做賭注，卻困於文化的不同，種族的差異，甘國寶和伊娜的戀情被視為犯了禁忌，「牽手」（結婚）不被接受，他們祈求平埔族的阿立祖和漢人膜拜的佛祖觀世音，但諸神都未顯靈祝福，種族間的愛恨情仇，伴隨著平埔族民的歌聲，悠悠低呢；淒厲的一陣嬰兒哭聲，道盡了對母親的思念（已難產而死），無奈的父親伴隨著刺桐花謝的落瓣，望著流逝的江水嘆息。全劇演繹出的不僅僅是男女之間淒美的情愛，也令人深沉的省思原住民在台灣漢人移民史中的歷史遭遇；刺桐號稱「四季樹」，隨著不同季節各有不同變化，平埔族人的命運，就像大自然界中的刺桐花，兀自寂寞地經歷著花開花落。

刺桐的生命力極強，在古籍中有「雨後插枝即活」一說，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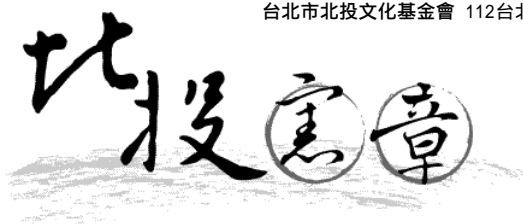
常在平埔族公廨前呈品字形種植，也是漢番界碑的一種植栽，在清雍正7年（1729）台灣總兵王郡「奏報稽查台灣番界摺」中寫道“查照原立石碣，督令栽插刺桐、刺竹，趙品字形植種參株，隨其彎曲，壹貳拾步接連栽種，畫清界址，”刺桐成為研究平埔族生活、文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清康熙37年（1698）郁永河來台探疏，其以來台見聞所著《裨海紀遊》一書中描寫平埔族人“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知年歲。”雖然記述了平埔族樂天知命的一面，但平埔族人以刺桐花開為一年，清《番社圖采風考》記載“番無年歲，不辨四時，以刺桐花開為一度。”在今天看來他們絕對有清楚的紀年方式，畢竟郁永河前後僅在台灣待了約八個月，這段記述是值得商榷的。相對的清康熙42年（1703）來台共五年原任海防同知又升任諸羅知縣的孫元衡對刺桐花的認識就深刻多了，他曾以刺桐花為題作詩兩首，詩題下並夾註著“刺桐花，色紅如火，環繞營署，春仲始花，一望無際，實為臺郡大觀，故稱刺桐城。”（按：「刺桐城」即當時台南府城）

福建漳浦人陳夢林，康熙55年（1716），應聘來臺纂修《諸羅縣志》，康熙60年（1721）朱一貴造反，陳夢林目睹了整個事件的始末，詩作鹿耳門即事共八首，其中，第三首的前半段寫著“地震民訛桐不華，處堂燕雀自喧嘩。無端半夜風塵起，幾處平民旆旆遮。”詩作中提到了發生在康熙59年（1720）11月，臺灣南部的大地震，以及隔年（1721），臺灣南部的刺桐完全不開花，鴨母王朱一貴利用了這個自然界發生的異象，做為叛亂有理的藉口。伊能嘉矩著《台灣文化誌》記載了這一段史實“臺多刺桐，辛丑春闔郡無一華

者，有妖僧異服，倡言大難將至。”單純的刺桐花竟然被利用，做為遂行政治爭鬥的工具，相信她是不願意的。

「北投」在平埔族語即「女巫」之意，而過去平埔族部落涵蓋在現今北投區範圍的有（內）北投社、奇里岸社及嘎嘮別社等，可見得當漢人未在北投大量開墾及移民時，北投地區有相當數量的平埔族人居住和活動，當時應該有很多與平埔族生活息息相關的刺桐樹，但是，初步的找尋僅在珠海路轉往翠雲街內一棟民宅的圍牆內發現一株，在登山路詹氏宗祠旁的路邊夾雜在一堆灌木叢中有兩株。在北投的刺桐花像極了平埔族人在此地的命運，僅留下一個名為「番仔厝」（大業路上）的地理位置，尋訪不到平埔族人，沒有公廨只有漢人祭祀的王爺公，留下隱約貌似平埔族人的容顏，但是忘卻了他們的母語。「番仔厝」比起「刺桐花開」一劇的尾聲時，刺桐花瓣散落一地的場景更顯淒涼，花落了明年將會再開，消失或完全漢化流逝的族群，如何尋根溯流？似乎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在北投曾有栽植一種代表地區植物的議題，刺桐花應該是可以列入考慮的，「雨後插枝即活」代表他有強韌的生命力，「四季樹」的封號也表現他多元包容和風華無限，每年春臨大地刺桐花開得滿城燦爛如錦時，漫步刺桐樹下，依稀能感受到平埔族祖靈的呼喚，關照著留著相同血脈的子民（也許只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或更少），需要用更多的努力去尋根溯源，要在艱辛的涓滴拾掇中重拾屬於自己的文化尊嚴，刺桐花將不再寂寞，。



過去的北投，歷經風華與滄桑的更替
先人的智慧與豐富的經驗的資產需要我們的薪火相傳

現在的北投，面對成長的壓力與轉機
我們有立場與責任為北投付出關懷與行動

您希望北投有什麼樣的未來
您希望如何建構你我的家園
您希望北投如何邁向國際的腳步
您希望留給下一代怎樣的生活環境

未來的北投，掌握在你我的手上
我們目前正在推動「北投憲章」行動計畫

您的共鳴與參與是最重要的關鍵

推動單位：北投文化基金會 <http://www.ptcf.org.tw>

學術支援：國立台北大學 / 林玉寰、吳凱斌、謝振隆、王世燁

「北投憲章」之迴響

1. 「北投憲章」是代表的是北投人對北投的一種共識，所以這個活動需要每一個北投人踴躍的提出意見。
2. 您可以透過下列幾種方式來表達您的意見：
 - (1) 將回函郵寄至：北投文化基金會（中央南路一段45號之1）。
 - (2) 或將回函傳真至北投文化基金會 FAX:28962660。
 - (3) 也可以利用E-mail : ptcfmail@ms56.hinet.net
 - (4) 在北投文化基金會的網站上直接回覆
<http://www.ptcf.org.tw>
3. 基金會將贈送精美北投風光書籤一套，謝謝您的熱心參與和表達意見。
4. 連絡電話：28917453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職業（或就讀學校）：_____

住址：_____

電話：_____

e-mail：_____

「北投憲章」回函

您對於北投有怎樣的期待？有哪些地方是現在必須去改進的？有什麼是北投最需要保護的？或是您對「北投憲章」的推動與擬定有任何意見？不拘圖畫或文字的方式，請將您的意見表達在意見欄中。

「北投憲章」意見欄